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駘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李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

索隱曰公叔氏痤為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 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 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一





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卽魏侯之子名曰公叔病有如

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痊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

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

且去痊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痊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

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

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旣死公孫鞅聞

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

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

音甲多去聲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

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

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

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

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



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  
 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  
 代而君曰又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  
 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  
 術說君索隱曰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稅然亦難以比德於  
 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索隱曰商君書非作必見此  
 於人也正義五到反正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  
 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

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世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

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

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執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



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

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持股反古者不可非

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

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而相收司連

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不

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

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

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

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闕者各以

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

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

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及為官奴婢蓋其

法特又重於古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

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

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

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

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



鞅新變之法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

令為初令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

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關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

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

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

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隼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

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土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權衡

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

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

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

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

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

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險塍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

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

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



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  
 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  
 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  
 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  
 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  
 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  
 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  
 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

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  
 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

東入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  
 策云孝公行

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  
 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

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

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  
 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

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

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

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  
 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



明自勝之謂彊

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足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

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

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

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

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

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

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

荆之鄙人也

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

索隱曰謂正晉惠公懷公文公也

一

救荆國之禍

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故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

發教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

關請見

韋昭曰款叩也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

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正義音體

童子不歌

謠春者不相杵

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

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其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口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

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于將之雄音吐，騰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鈇也。方言云：矛，吳楊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鈇，其柄謂之鈇釋名云：鈇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

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邑，故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 七



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

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

者其効甚明故云豈其微哉

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

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

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

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

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

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

池

索隱曰鄭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池或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

○正義曰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池乃擒殺之

商君以狗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

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惻誠也

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

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祖詐則初為

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

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嶠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

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今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

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

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思棄交魏之明信詐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

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

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合於樹

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作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

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

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

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以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

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

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

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

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作賓



史記卷六十八終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漢 太史 命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翺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 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

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鶴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

東事師於齊而

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雒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 翺案風俗通義曰鬼谷

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其道故假名鬼谷

出游數歲大



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

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

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謂士之立

曰音遍觀謂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

盡觀覽其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

闕之君矣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

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

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錫

織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

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摩靡讀亦

為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

高誘曰揣定也摩台也定諸侯使辭其術以成六國之

從也江遂曰揣人字之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

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蘇秦皆少之謂輕之劉氏云少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

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由谷蒲津龍門

隴山及龍山關大震鳥蘭等關北有被山帶渭東有關

河正義曰江謂岷江從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

荆陽入海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

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

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此天

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以秦士民之眾

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

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

萬曆二十六年刊



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

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曰說音

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北有林胡樓煩

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

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

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

里九原郡在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用南有噶沱易水噶沱鄭玄曰噶沱出鹵城

林榆縣西界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

○索隱曰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

縣名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叅谷又東至文安入海

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

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

義縣東與呼沱河合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

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南有碣石鴈門之

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

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

在代燕西門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

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

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

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渡噶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

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

國小西迫疆趙正義曰貝冀燕趙四州南近齊河北博

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

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

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

日久矣正義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

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

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

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

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

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

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楚國之利

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

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

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

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

南陽是包襄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據衛取淇卷則

齊必入朝秦卷兵權反○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

齊必來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

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

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

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此臣之所為君

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

在鎮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

萬曆二十六年刊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五



清東有清河

正義曰清河今貝州

北有燕國

正義曰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

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

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

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

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

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拚於

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

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

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

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

豈可同

日而論哉夫衡人者

正義曰衡音橫謂為秦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予秦

索隱曰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

索隱曰

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後有長姣美人

索隱曰姣音狡



說文云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

姣美也秦權恐悞諸侯悞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悞

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執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

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疆兵之計臣得

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

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徐廣曰涇

水出及郡林慮通質剗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要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

擁兵於曉關之外又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則楚絕其後索隱曰

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魏塞其道索隱

曰其道即河內之道趙涉河博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

勃海正義曰齊從滄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

華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不知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

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

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十四鎰

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

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

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蘇秦恐秦兵之

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

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

侯之子也邑地理志二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縣並屬河南

之塞蓋在商洛之間滴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

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

一里亦曰楚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

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

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

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

疆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少府特力

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皆射

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

蓋起足踴之而射也遠者括蔽洞曾近者鏑令心韓卒

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



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十四鎰

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

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

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蘇秦恐秦兵之

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

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

邑地理志二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

之塞蓋在商洛之間滴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

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

一里亦曰楚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

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

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

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

疆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少府特力

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皆射

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

蓋起足踟之而射也遠者括蔽洞曾近者鏑令心韓卒故下云蹠勁弩是也

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







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

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購音附

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隱曰鄧國有二鑄劍故名鄧師

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

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平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

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

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

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

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

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

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

莫邪九曰于將也然于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皆陸斷

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

牛馬水截鵠鴈宮敵則斬取市鐵幕。索隱曰陽城出鐵

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蓋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

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

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鞬也

跋芮跋音代。索隱曰跋與

謂繫楯之跋同謂楯也芮音如字

紛綬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

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

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

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

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之也與則無地以

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

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牛後

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

目按劔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

子合從諸侯聚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世本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索隱曰音偃又於建

志潁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有昆陽

召陵舞陽新都新鄆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

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東有淮

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賁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無胥索

曰按其地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衍酸棗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正義曰鞙

音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

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

萬曆二十六年刊



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

皆受秦之法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

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

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途西南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

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

其田宅索隱曰衣音音心屬音屬二屬謂甲衣也覆膊

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

音禍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

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奮擊二十萬索隱曰

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為車六百乘騎五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索隱曰謂割地獻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

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

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

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

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効猶呈見也奉明

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

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曰此

曰世本名辟疆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

曰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

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雖矢高誘曰雖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

所貴雖矢者為其應聲而至也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刀良弓之矢思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

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

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

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絃擊之不鼓鬪雞

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

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促六臨菑之塗車轂擊人

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



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

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

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

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

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

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

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

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

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呼葛反○劉氏云秦自疑

懼不敢進兵虛作恐喝之詞以脅韓魏也驕於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

虛作喝罵驕溢於誇不敢進代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

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

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

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

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黔中西陵也○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

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正義曰巫郡夔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

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鄆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九

荆楚

七



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  
○索隱曰裴駮據左傳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  
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  
地理志海陽地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  
南有洞庭蒼

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北有  
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

涇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威王十一  
年魏敗楚涇山折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

順陽乎一本北有汾涇之塞也○索隱曰涇山在楚北  
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

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  
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

陽猶幽邑變為桐邑同陰變為園陰爾郇  
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  
地方五千餘

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

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

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臣聞

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

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

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

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萬曆二十六年刊



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

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

白洛反

今主君欲一天

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蘇秦

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

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索隱

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卽匍匐並音蒲仆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周謙



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尤南即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

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

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曰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

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

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抄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

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

欺齊魏與共代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

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

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

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

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

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

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

萬曆二十六年刑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七



而不食烏喙者

索義曰廣推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

天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

鳥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

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

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愀然變色

索隱曰愀音自酋反又七小反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

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

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

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

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

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

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

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

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

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

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

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



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  
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  
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  
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  
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  
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  
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

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

索隱曰詳音羊詳  
詳也僵作也音薑

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

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

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

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

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

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

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

徐廣曰燕易  
王之十年時

齊宣王卒湣

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



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

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

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

而走

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

死然是死

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

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

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

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

徐廣曰生

一作先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

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

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

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

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

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

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

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

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

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

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

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



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

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南攻楚五年

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

二將徐黃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

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

在前王十餘年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

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

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漯二水承黃河並淄

魏二州界北流入海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黃曰濟北盧

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

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

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敝雖有

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濟所

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

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

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于母弟以為質正義音致實

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

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

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

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



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于於齊齊使代報燕

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

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

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

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

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

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

恐為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

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

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

齊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齊警疆而國害

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



不來 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

素也 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物

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

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而賈十倍 索隱曰謂紫色

惡紫冕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越王句踐棲於會稽

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正義曰

曰挑田鳥及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 正義曰符徽兆也 其大上

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損。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損

棄關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

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

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

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



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

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

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

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二十三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潛王三十八

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潛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

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

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

船浮於汶眉貧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

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

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

古巴國因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

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我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鵠也王乃欲待天

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浩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

一日而斷太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陽曰音

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韓氏以為然

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

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非也又音丘權反按舉安

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榮陽是

魏之境也○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

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

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東取成臯也○正義曰兩周王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徐廣曰城及鞏反○正義曰劉伯莊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反○正義曰劉伯莊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梁故云無大梁也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宛



胸縣西南 **決宿胥之口** 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三十五里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

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青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

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 **魏無虛頓丘**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

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州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

云二國地時屬魏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

**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

**因以破宋為齊罪** 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 **秦欲攻韓恐**

**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

**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

**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

**罪秦欲攻魏重楚** 索隱曰重濟附也博也 **則以南陽委**

**於楚曰** 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 **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鄙阨** 徐廣曰鄙江夏鄙縣均一作

南陽今之均州鄙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鄙縣

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鄙縣之阨塞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

**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 徐廣曰河南苑陵有

林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

**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



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兵傷於譙

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

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

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

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

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王五十六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

魏哀王十六年秦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

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

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維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

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長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

王不行蘇伐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

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譙允南

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氏蘇氏蘇氏其術長於權變而

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

萬曆二十六年刊



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終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漢太史令龍門

可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

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

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正義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

已學而游說諸侯

索隱曰說音稅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



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索隱曰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

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

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

索隱曰從

音足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

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

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

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

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

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

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

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

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

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

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

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詁○索隱曰張古字少假借耳

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

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

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

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二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

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內邑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

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地知天苴之音讀為巴犁之芭按芭犁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

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苴侯與巴

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火救於秦

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

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

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

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堊也各來告急

縣也巴子都江川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

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

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

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皇鞏縣有尋

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

郭城水出北山郭溪又有故郭城在鞏縣西南五十里



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鄆溪相近之地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當屯留之道

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斜谷之口也令楚兵臨秦攻新

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

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

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

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

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

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

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

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

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

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

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七十

列傳

四



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  
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  
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  
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  
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  
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  
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  
十二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

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選  
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  
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  
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  
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  
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  
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  
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  
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  
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



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燕酸棗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

北三十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

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

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  
夜搯腕矚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  
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  
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  
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  
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  
地六百里

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

使秦女得

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  
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  
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  
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  
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  
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  
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  
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  
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



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

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徐廣曰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

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腹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

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

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

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

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

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

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



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

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勝楚

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

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

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

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

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

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

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



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又夫從人

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

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

於汶山正義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

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

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

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

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

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

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

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城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

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

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

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七十  
劉傳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

必大關天下之匈

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匈

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匈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

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

諸侯盡王之有也

索隱曰邊及泗水之側當戰國之凡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

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

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

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

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

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

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

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

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

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

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

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

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



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  
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  
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

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踧踖科頭踧踖音徒俱跳躍  
也又云偏舉一足

曰踧踖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貫頤奮戟者至不  
隱曰踧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

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正義曰兩手捧頤而  
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

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  
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烏穴及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  
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  
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跣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跣袒也  
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

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  
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

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  
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

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  
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

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  
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

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  
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七十  
列傳  
七



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于偽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

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

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

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安趙之邑也四戰之

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

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

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

地趙入朝澠綿善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也○

正義曰河間正義曰河間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卽墨危矣

萬曆二十六年刊



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  
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  
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  
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  
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  
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勅習馳射力田  
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  
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

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  
几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  
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  
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  
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

午謂交道也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

臯驅韓梁軍於河外

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



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趣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上音勾

安長柄則名為杵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

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

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

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

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梳也正義曰笄今代王

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

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

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



長城

正義曰並在易州界

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

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

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

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

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末五城以與秦

燕王聽儀儀歸報

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

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

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

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

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

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

等因謂此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

草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

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索隱曰此

與戰國策同舊本作烹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



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

與約從爲鄰故云與國也

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

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

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



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

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

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

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

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

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

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

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

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

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

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

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

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

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

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

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

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

得燒撥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

擗也戰國策云且燒燔索隱曰謂山東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秦

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正義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

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索隱曰凡絲綿布其後五國伐秦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

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

音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

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

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昂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

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

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索隱曰

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

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實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

六國今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

哉  
索隱述贊曰  
萬曆二十六年刊



儀未遭時 頰被因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詭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史記卷七十終

史記卷七十一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樛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有樛樹故

曰樛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樛里故與惠王異母母韓

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

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



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澠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疑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亂也。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

第十四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斬首八

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

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正義

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

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

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

戰國策以仇猶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

會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會國，道險

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

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

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

仇猶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橫陳，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



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

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樛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

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

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

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巨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蒲

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

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

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

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及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而

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

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

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

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

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

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

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

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

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



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正義曰漢長樂

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

武庫正直其墓

索隱

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卽州萊國

事

下蔡史舉先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

學百家之說因

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

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

侯輝相壯反

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

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

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

向壽輔行

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

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

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

是此也○正義曰秦邑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積之矣

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曰又○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

曰義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

正義

曰謂函谷及三嶠五谷

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

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禱里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

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禱里

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

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禱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

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

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

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則王母宣

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

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素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

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郝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二十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



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  
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  
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  
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  
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  
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宜太后外族也  
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  
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  
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警禽獸得困急猶公能抵觸傾覆人車  
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

與楚解口地

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

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社陽索隱曰又封楚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

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

烏合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闕

也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

為壽謁之公仲

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

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

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

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

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

與公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

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

甘茂韓公之讐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讐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

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

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

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

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

二國交走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向壽曰奈何。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

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



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

正義

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

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

向壽公

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

伐魏蒲阪亡去

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

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

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

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

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

臣困而君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

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

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般塞及至鬼谷

徐廣曰在陽城

○索隱曰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

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

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

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

正義曰劉

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

終身勿出秦王曰

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

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

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



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

正義曰復音福

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徐廣

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

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

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

徐廣曰一作蠡○索隱曰休緣及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蠡

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

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

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

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

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

徐廣曰滑一作

涓而內行章義之難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

國策云內句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徐廣曰一作瀨胡

章昧之難也

而郡江東

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爲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

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

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

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

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

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

索羅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

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

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

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

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  
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  
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  
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  
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  
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  
曰齊音側奚反一音賈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  
並謂割五城與臣也  
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  
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今秦有十  
一索隱曰謂以十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  
一城與秦也

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

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闔顯名諸侯重疆齊楚徐廣曰

此當云見重疆齊誤脫一字○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

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

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史記卷七十一終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國子監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賔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

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芊氏曰芊八子也其先楚人姓芊

氏正義曰芊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

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



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

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

弟曰芊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

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

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

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

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及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

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

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耳而逐武王后

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

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穉里子死而使涇

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

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

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

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

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

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



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  
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  
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  
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  
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  
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  
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  
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

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

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

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南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

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

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



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戰勝暴子徐廣

曰韓將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

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

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

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

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

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此

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

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

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

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二十萬

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武復

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

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

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則前功必

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

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



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

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

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

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

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

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

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

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

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

韓來救與秦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

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

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

趙以兵代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

蘇代為齊陰遣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

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

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  
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  
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  
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  
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  
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  
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  
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  
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

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

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

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  
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  
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  
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  
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  
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  
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古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史記卷七十二終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眉 郿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

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

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

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城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 斬首



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

太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駟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

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

取韓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

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

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

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硤州郭下縣遂

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

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

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

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

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

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

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攻之則韓太行羊陽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

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

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

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

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



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知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

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

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緹

氏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關西河別有蘭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

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

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攻韓

收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法氏○索隱曰地理志法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

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

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六月

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

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

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

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廉頗堅壁

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

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曰紀覓友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

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

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



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

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

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

亦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

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

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

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

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

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

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

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

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

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

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

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

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

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

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



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

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

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

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

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臯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

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臯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

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

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

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

正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

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

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

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

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

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

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

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



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  
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  
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  
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武安君  
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  
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  
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  
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正義曰說文云  
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  
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于

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  
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  
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

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

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  
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  
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  
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  
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  
則後口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  
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  
袒患諸侯之抹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  
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  
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  
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



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奉袒音濁覓反字亦作旋抹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

將攻趙闕與正義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

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

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荆兵敗還

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土而數

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

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

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

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

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

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音余○正義曰在預東北

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大破荆

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

曰在汝南卽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郊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郊城縣東四十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七十三 荆傳 七



里有父城故城卽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卽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

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

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

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

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

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相今

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博又作劇我不多請田宅

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

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

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



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

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

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二百步延壽壯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也。索隱曰超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

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

至薊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

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

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

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

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今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大為

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

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

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

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

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

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殤身徐廣曰殤音沒及孫王離為項



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遞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卒行 貫離繼出

三代無名

### 史記卷七十三終

### 史記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漢 太史公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 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 司馬貞索隱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承直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同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

與為齊卿鄒兗州縣

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邵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

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

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

蓋並軻之門人也萬章章名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

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

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

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

衰

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

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

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

所謂匹夫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

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

此文意以濫爲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

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爲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

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

註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當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

原君側行敝席

索隱曰按字林云敝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茂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敝報也謂側

行而衣敝席爲敬不敢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爲

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

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

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

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爲長太息哉

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

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

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

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于世

主猶方枘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舂牛車

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

行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

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

音步堅及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

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

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後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凍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國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任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調過髡劉向別錄曰

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



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  
載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錫字相  
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

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潘王子，苦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

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  
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  
康莊之位，而皆為其。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

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

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

禩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

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  
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

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魏有李悝，盡地力

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十二。楚有尸子，長盧。別錄

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

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月子名佼，音



絃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

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

弭按是齊人阿又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屬齊恐顏公誤也

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

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

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

雲梯械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

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

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但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

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終

史記卷七十四  
列傳  
七十





133X  
8  
25